



赣南乡村的蝶变

□ 本报记者 杨淑玲 文/图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国务院扶贫办、中国作协去年共同组织了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创作工程，遴选25位作家深入脱贫攻坚第一线，讲述新时代中国扶贫攻坚故事。作为这25位作家中的一员，天津作家王松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映山红，又映山红》已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日前，王松携新书来到江西新华发行集团的“新华大讲堂”，用有温度、沾泥土、带露珠的故事，讲述赣南贫困地区在精准扶贫实施后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带领读者一起走进脱贫攻坚“现场”。



“变成穿山甲，钻到大地腠理的深处去发现真相”

国务院扶贫办与中国作家协会于2019年9月启动了“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从全国遴选了25位著名作家，奔赴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扶贫点深入生活、采访创作。

著名作家王松是25人之一。如何以艺术手法呈现现实生活，进入乡村剧烈变动的内核挖出动人细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王松说，2019年11月，他受邀前往赣南革命老区，行程数千公里，几乎跑遍3.9万平方公里的赣南大地，深深感受到每个村庄的内部都在发生着“聚变”和“裂变”。引发这一系列变化的，正是工作在最基层的扶贫干部，所以《映山红，又映山红》的楔子追忆了九江一对倒在扶贫路上的年轻夫妻。

一本好书的诞生并非易事，《映山红，又映山红》凝结着作者实地采访的心血，这背后的互动故事也散发着别样的光彩。



▲王松与读者完成了一场震撼心灵的文学交流。

文学红人
王松
书

▲王松寄语江西日报读者

《映山红，又映山红》
王松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腠理的深处去发现真相——感受到了真实的力量之后，当小说家再由穿山甲变回鸟，它的每一根羽毛都会坚实起来。当它重新飞向蓝天，飞翔姿态和高度，肯定就会不同。”王松颇有感触地说。

致敬脱贫攻坚的人们

“你们没有假日，你们疏远了家人。只因为，你们柔弱的肩上，扛着一方的重。烈日烘烤的时候，你们在山路上挥汗穿行；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们在办公室促膝谈心；白天是精准扶贫工作，晚上调解矛盾纠纷。”这是扶贫干部的真实写照。每当深入赣南的田间地头，王松的内心就会莫名震撼，“记得我刚到兴国县时，没能第一时间见到精准扶贫办的主任，原来他临时到赣南医院去看望一个在扶贫工作岗位上突发脑溢血的扶贫干部，这个干部叫丁声贵。我当即决定不进县城了，直接去丁声贵倒下的村庄，我想看一看他的工作环境。”这个村庄距离县城90多公里，王松本以为不远，“可是车越往山里开，我的心越沉。丁声贵经常走的这段路，说起来只有90公里，但它既不是高速也不是国道，而是曲折的山路，开车得5个多小时。村里有个贫困户住在几公里外的山顶上，而丁声贵都50多岁了，每次来了都要爬到山顶，去探望这户人家。”那些日子，王松就这样沿着蜿蜒的山路，在田间地头，在各种大棚、种养场地，在烧酒坊、油坊乃至山林深处，一路追寻那些“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扶贫战士的足迹。

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唯有志智双扶，才能彻底摘掉贫困的穷帽子。王松说：“为了激励贫困户，有的扶贫干部以自己的名义贷款来帮他们发展产业。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

个村的第一书记叫熊志超，他的妻子说，‘如果有下辈子，我不做你的父母，不做你的情人，也不做你的儿女，我要做你的贫困户。’因为在熊志超心里排第一的是贫困户。”

感动王松的不仅仅是赣南的这些扶贫干部，赣鄱大地其他地区的甘心赴国忧，将生命永远定格在脱贫攻坚长征路上的年轻人，也深深触动了王松，“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程扶摇，遇难时刚满30岁；吴应普、樊贞子这对扶贫干部夫妇，一起遇难时只有25岁，樊贞子还怀有两个月的身孕……他们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默默地工作着。”王松说，“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他们致敬，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事迹，点燃更多人的向志。”

把江西的脱贫故事介绍给世界

《映山红，又映山红》以江西地区脱贫攻坚战为背景，着重展现了赣南地区在省市县各级领导和广大扶贫干部的努力下，如何利用好自身资源求发展的脱贫之路。作品内容丰富，真实感人，是一部富有江西赣南地区特色的旋律作品。作者以散点结合全景式的结构，把脱贫攻坚这场战役与当年的红色历史有机结合起来，既有具体的故事和人物的细节，也有深刻的思考和政论的思辨，更有历史纵深感和全球视野。

“通过小切口折射大主题，通过小故事反映大时代，通过小地方的大变化，从侧面反映精准扶贫伟大成就。”《映山红，又映山红》运用报告文学的形式，真实地表现了历史的重大跨越，讲述了中国当代的精彩脱贫故事，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中国乡村历史文学记述。

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扶贫的智慧与力量，中国作协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合作，向海外推荐该工程的成果，争取在各语种国家翻译出版。可喜的是，《映山红，又映山红》将由英国独角兽出版集团翻译成英文出版。英国独角兽出版集团负责人分别通过视频短片表示，这些作品描述十分感人，叙事中蕴含了文学价值。

王松说，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让所有人摆脱贫绝对贫困，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梦想，也是发生在今天中国的奇迹。脱贫攻坚的意义有目共睹，自己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能由世界知名出版集团翻译出版，让更多外国读者了解精准扶贫的中国经验和惠及世界的国际减贫贡献，非常有意义，作为作者非常欣慰和自豪。

点滴间的温暖

□ 傅慧平



书

《敲门嫂》一书，真人真事，读来感觉亲切，每一个文字都好似跳动的音符，汇聚成一股暖流，流入心底最柔软的部位。

“敲门嫂”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关注社区孤寡、失能、独居老人，以“敲敲门”为手段，以持久真诚的关心为钥匙，打破老人的芥蒂、开启老人的心门。

“敲门嫂”并非女性专利，其中既有慈祥的公公婆婆，又有亲切的大哥大姐；既有热情的80后小妹，又有善良的年轻小伙子；既有爱岗敬业的社区干部，又有满怀激情的退伍军人。一个“嫂”字不过是敲门者细心、敲门事琐碎的高度概括。在众人看来，“嫂”是邻家嫂，管着家事，关心邻里事，无论老幼，她/他总是无微不至、嘘寒问暖；“嫂”是大家嫂，她/他忙里忙外，没有空闲，大事小事家务事事关心；“嫂”是社区嫂，他们将孤寡老人视为自家人，他们把老人的油盐酱醋茶都当大事来办。他们十年如一日，在平凡的岁月中将不平凡的坚持贯穿于生活的点点滴滴。

美好的时光是短暂的。转眼他参加了高考，我也初中毕业了。遗憾的是，他名落孙山，去了镇政府上班，而父母实在无钱供我继续读书，我选择了参军入伍。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少，在我入伍的第五个年头首次探亲回家时，得知他辞了镇上的工作，到了外地谋生。之后，我多次打听他的下落，至今依然杳无音讯。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每次翻看他馈赠我的书刊，上面依然清晰记录着我们一起阅读留下的标识与眉批，不免多了几分伤感，是他当年有书与我共同分享，才缔结了我一生的书缘，使我的人生增加了宽度和厚度。

忆来惟把旧书看

□ 马晓炜

书语
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

深秋时节，无意之中读到唐代诗人韦庄的《浣溪沙》一词，在吟诵“忆来惟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时，心里不觉泛起一种对过去岁月的美好怀念与莫名感伤。我知道，今生或许与他再无缘相聚，但在我珍藏的那几本发黄的书刊上，依然新鲜着我们青春年少的欢乐与梦想。

人们常说，年少的时光总是乐而忘忧的。于我而言，除了走进校园不是忙碌的、辛苦的，其余时间好像都是在苦累中度过的，放下书包，不是放牛放羊、割猪草，就是随着大人去田里收麦、割稻、摘棉花……在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子，同龄的小伙伴们与我有着类似的经历。庆幸的是，我的父母还算开明，待我上初中后，很少安排我干农活了，学习上遇到的问题，鼓励我去找他请教，他那时正读高中，按照辈分，我应该喊他哥哥，可我从来没有喊过他，因为他父亲在镇政府当领导，对自卑心超强的我来说，他们家是高不可攀的。若不是母亲强行带我向他请教暑假作业，我想我永远不会主动和他交往的。

也就是那天，我在他书桌上看到了一摞摞的书籍，有《骆驼祥子》《少年维特的烦恼》《战争与和平》等。或许是求知欲的驱使，我真像高尔基说的那样：“像乞丐扑在了面包上”。他看我爱不释手翻阅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笑着问我：“你也喜欢文学书？”见我点头，他露出了兴奋的神色：“我也是！这些书都是我阅读过的，要不这本先借你。”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抱起书就往家里跑。

那时正值盛夏，我忍受着被蚊虫叮咬的痛苦，通宵达旦拜读完了《平凡的世界》。书中不徐不疾的叙述和生动细腻的情节描写，时时带我一种心灵的震撼和

点滴间的温暖

□ 傅慧平



书

父业、坚守在抗疫一线的“逆行者”祖孟霞；抑或“老年俱乐部”里的古稀“暖男”邓世显，以及千金不换的“回头浪子”陈勇……81个“敲门”故事，81个“敲门嫂”，每一个名字都承载着厚重的人间温情，每一个故事都叙说着城市社区的时代美景，每一行文字都镌刻着“敲门嫂”这一志愿群体的“雷锋”事迹。

如何让“敲门嫂”由盆景变风景？新余市渝水区善于挖掘群众亮点、及时扩大影响，以点带面、由浅入深，将产生于含笑社区的“敲门嫂”小群体扩展为全区6个街道（办事处）、46个社区，精准对接服务7600余名空巢、孤寡、高龄、失独、重病老人的志愿服务大团队。同时，还出台《渝水区“敲门嫂”志愿者礼遇办法（试行）》，加大支持力度，增强社会影响力，使“敲门嫂”敲得更有力、更响亮、更沉着、更自信！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最强音！

掩卷而思，脑中回绕的依旧是一个个活跃于老人之间的鲜活身影、一首首沉淀于岁月的雷锋之歌。没有点缀、没有修饰，这本书的特殊之处便在于，笔墨只不过是生活的搬运工。其厚重之处亦在于此，厚重的不是纸张，而是情感；不是尺寸，而是岁月。

凡人不凡，便在点滴、在坚持。



近日，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韩庆祥教授和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陈远章合著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一书，正式与读者见面。

高原之上起高峰

□ 高庆成



基本要求和具体路径等。围绕这些问题，学界提出了许多代表性观点。

然而，如《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所言，纵观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硕，但离理论发展的要求和实践的诉求还有较大差距，理论研究不彻底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些研究存在哲学层面的研究不够、问题意识不强、视野不够开阔、SWOT分析不够、整体性研究不够等诸多问题。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例分析这些理论存在的“视野不够开阔”问题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含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将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以中国民族风格、中国话语的形式提升为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中国向度”，也包含着不断探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普遍性价值的“世界向度”。也就是说，“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基本视角，也是“中国化”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但长期以来，学术界有意或无意地偏重于“中国向度”的研究，忽视和轻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向度”，缺乏开放性视野下的“双向互动”研究。

因此，“三化”研究堪称学术“亟待挖掘的富矿”。而《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则堪称在这一领域高原之上起高峰之作。



书场

□ 林承杰

有一种光亮叫“陶勇”

陶勇医生的新闻，众所周知，我不忍赘述。

患者对医者知恩不图报也算了，竟然以怨报德、对施恩人痛下杀手。这让我对行凶者充满了恨意，也让我迫切地想要了解陶勇医生经历此事后的心理历程。

直至近期我读到了陶勇的《目光》。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安静地一口气把一本书读完。这一回，是细读，从书的序言一直到后记，我都不忍粗略地翻过。许多令我动容的细节和语言，我一一画上线，生怕错过或者遗漏什么。

读至一半时，我在微信上给一个老朋友留言：“相遇《目光》，为之动容！”每一个医者，都应该读读《目光》；每一个患者，都应该读读《目光》。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医者，就是患者。”

陶勇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医生，一个普通人，“每每我看不到从心的手臂和手掌，那上面盘根错节的伤疤，说不疼是假的。”

当陶勇进而了解到行凶者的家庭背景，陶勇有了更多的思考，陶勇说：“人性复杂，善恶总是一念之隔，现实或许总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但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低劣，现实就是现实。”他深信，从今往后，他对患者的心态会更加理解，对自己从医的使命和走上公益之路的决心将更加坚定。

我蓦然觉得：陶勇就是一种光亮，让我见到了自己。

从医是陶勇的修行。而无论是医者，还是患者，我们每一个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场修行？

在漫漫的修行中，因为有像“陶勇”这样的光亮，爱、善良和希望总在生长，“如同天空繁星，永恒而璀璨”。

《目光》，陶勇、李润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电话：0791-86849979
本版邮箱：ysling2012@163.com



第426期